

清代  
叢刊  
記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四

三  
世  
道  
家  
道  
家  
道  
家  
道  
家

。

。

退庵隨筆卷十一

清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家誠

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朱子特為之注。此小學之大輅椎輪。足以補曲禮少儀之闕。不可不讀。朱子云。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又云。弟子職所受是極。謂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少便教之。尚德不尚力之事矣。

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謂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按知子莫若父。古名人但有譽兒之癖。必無毀子之言。不好紙筆四字。即可概其生平。淵明諸子。此後別無表見。則此詩所述。非盡無因。山谷之言。聊資談柄。未足以示誠後人也。

王僧虔誠子一書最足為聰明子弟針砭。因節錄之。書云。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勵。且慨且慰。但亟聞此語。未覩其實。聽言觀行。冀不復虛耳。吾自少至今。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不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復可言。未嘗看耶。論註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曹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己耳。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已無所及。欲以前車戒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己。豈復闕吾。鬼惟愛深松柏。豈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畧叙胸懷。

柳玘家訓云。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

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妬。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皆指之。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昔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太公金匱載武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史記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謂失教之家。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嗚呼。此風甚古。今人不講久矣。要當大書特書。使甲第豪門。家喻而戶曉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灌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裏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按此數語。形容刻摯。紈袴子弟。稍識字者。閱此能無汗顏。

余五十八歲。以養疴歸田。日與翰墨為緣。絕不問營產之事。戚友或以為言。但笑謝之。偶讀梁徐勉戒子松書。則適如吾意所欲云也。書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矣。

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福慶臻此。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遵奉斯義。不敢墮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令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等事。皆拒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耳。

顏氏家訓所述。連篇累牘。皆切中情事。可作座右銘。余曩輯古格言。但節錄簡要之語。而未暢其旨也。今復詳述之。以貽觀者。如云。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如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患。如鼠雀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鼠雀。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又云。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僮僕為讐敵矣。如此。則行路者皆得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又云。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鮮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幕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策。則僮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

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骨。兀若枯木。洎若窮流。當此之時。誠驚材也。有學執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倖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諺曰。積財百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又云。王子晉言。佐饗得當。佐鬪則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謀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腸。楊朱之侶。世謂冷腹。腹不可冷。腸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又云。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又曰。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或多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又云。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捐。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婿在門。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王濟之整震澤長語。古人多務厚葬。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

殉此其過古人也。

說部中載前代費狀元宏與同年弈棋角勝。批其頰。同年不悅。事聞於封君。即寫書一封。並封竹板一塊。命其踵門領責謝罪。公持父書與竹板登同年之堂。同年不出。公自扑三次。同年詢知其故。急趨出。相抱大哭。公曰。罪在我。兄何哭焉。同年曰。君尚有父督責。我求責我之父。何可得也。復大慟。相好如初。云。憶幼聞先大父之言。凡屬孤子。聞此語而不下淚者。其人必無心肝。

楊文公億曰。童稚之學。不止課其記誦。必先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即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子路負米。叔敖陰德。黃香扇枕。陸續懷橘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理。久久成熟。庶德性若自然耳。

東漢陳氏太邱長實。實子鴻臚。紀子司空羣。羣子泰。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北史斛律金命子孫會射。歎曰。光羨金子用弓不如我。諸孫又不及光羨。世衰矣。吾鄉葉文忠公向高嘗言。吾先世為農夫。本無心貴顯。今貴顯矣。而自顧生平。不及父祖遠甚。今子孫又不逮吾。悠悠來世。蓋不可知。每誦此等語。為之惕然也。



河間民何大金者。白日遇鬼。曰汝勿怖。我汝之曾祖也。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之曰。鬼自伺放燭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唁。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也。紀文達師曰。先姚安公嘗言。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語。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動。余謂聞斯語者。亦能使人顯揚之志。勃然而生。似此等說部之書。實可有益於人。凡教子弟者。類以此等事蹟為言。人未有不樂聞者。久而灌注於心胸之間。則受益豈淺鮮哉。陳白沙曰。人家成立子弟。亦不可無才。里中有以彈絲為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於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理。人賤之。恥與為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為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而又自賤焉。何得諉之於命哉。

呂新吾曰。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又云。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

則使人慢。又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

又曰。家法所係最重也。儼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艱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囿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又曰。格親之功。惟和為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其次莫如敬慎。而今人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能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即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不免愠見。或有生疑。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至不祥。豈得謂父母之不慈哉。

王淑士曰。佛家以人生現前產業為五家所共。五家者。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為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有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哉。暴富起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胡文定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吉人遺鐸云。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愚謂奢嗇不妨各隨其性。而興衰則專視承家之人。尸子發蒙云。羣書治要所引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文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文人雖薄衣食無益也。和與力二字。甚有味。即諺所云。兄弟同心土變金也。

昔賢嘗言。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為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或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姦人撥置。所鬻之值。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著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官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為官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為尤甚。凡買產為子孫長久計者。宜致審於斯。許魯齋衡言為學者治生最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

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故。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於如此者。以成都樂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錢竹汀大昕亦云。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此亦時流之藥石也。

陳履祥光庭曰。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予以為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為說曰。富貴人如老蠶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為豪傑所恥。

梁谿漫錄載何道夫叫之語曰。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粗足衣食。便思及人。此等想頭。便是聖賢根器。

至正直記述沈教授圭之言曰。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沈云。開諸傳記。雖為下等人說法。然却是救時名論。

吳康齋粥曰。韓魏公嘗言。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然宋稗彙抄載。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鄉人醉而恚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

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按韓公所言。自可遵守。呂公所言。則更深遠一層。即聖人以直報怨之義。而用意更精。然而知此者鮮矣。

孟瓶菴師曰。荀子云。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漢書張霸云。人生一世。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此語俱可為保身遠害之準。

高忠憲公家訓云。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又云。捉人打人。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遺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為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臨危險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顧涇陽曰。吳康齋每言。君子常常吃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沈龍江嘗言。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之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

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為人可知矣。

余最愛晚唐詩僧寒山句云。我見瞞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此即喫虧之說也。吾鄉林文安公瀚臨終時。子孫請遺令。公曰。學喫虧而已。三代五尚書。家門鼎盛。有以哉。

呂榮公嘗言恩怨分明。此非有道者之言。是也。怨固不可分明。恩上亦不必分明。如人有恩於我。分數到那裏。我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有恩於人。亦論分數。責報豈不大差。且使有恩於我者。却非好人。我必說出要報他。倘我有權勢。他竟倚以作威虐。將若之何。此皆分明二字之弊也。

薛文清瑄曰。鄭端簡家法甚嚴。遺訓倡優不許入門。違者以不孝論。屏諸家譜之外。孫簡肅家誠亦嚴。諸子析箸後。每夕各出盤蔬。榼酒共飲之。飲罷必分題賦詩。以為兄弟日親。則妻妾之言。不得而間。蓋各具苦心者矣。

韓澗泉流日記云。晁子止言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於愛者能之。若己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妒。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坐。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曾子不欺其子。懼教之不信。庶幾乎

有孚也

今世所傳家訓。自黎明即起。至庶乎近焉。凡五百一十字。語皆質實可守。末段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二語尤為簡要。此國初朱用純所作。或誤以為朱文公。且混入本集者也。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前明貢生。殉節死。用純痛之。取玉泉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為程。著有愧訥集。臨終。顧其徒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語亦精諦。

居家妙訣。無過一忍字。所謂百忍堂中有太和也。古人格言。如杜牧之詩。忍過事堪

喜。

呂居仁官箴引誤作杜詩

司空表聖詩。忍事敵災星。皆是渡世慈航。陳白沙有忍字讚云。七情

之發。惟怒為遽。眾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

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鶴林玉露云。居家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袁君載米世範云。一家中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候朝宗方域曰。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也。或曰。是宜旌。或曰。否。著在會典。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涑論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滅絕。蠹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推此義也。如唐生者。固君子所許也。嗚呼。姚氏之論至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天成上言。請嚴禁浮費。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爭相誇鬪。不惜輾轉稱貸。至營造華屋。絢耀衣冠。以及歲時伏臘。餽酒豆肉。並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為淫祀。求神賽願。祈福禳災。兼以縱容婦女。入寺燒香。設齋拜會。至於大小生日。動輒延賓。三朝彌月。競相趨賀。茶坊酒肆。引類沈



酣古寺荒祠呼羣聚賭不經之費難以枚舉。至京師為萬國衣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僭肆豪華胥吏工商妄誇錦繡園館茶樓一日動耗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綾羅徧體綴履朝鞞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隸愚賤之身此其種種奢侈迴出常經試思造物生財祇有此數既不能食時用禮量入為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徒作奸犯科伊於胡底云云所言皆切中時弊竊謂轉移風化必自士大夫始矣

董文恪邦達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以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則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則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己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己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而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皆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今人之嗜博者豈為此言所誤乎若但以為行樂之事則讀抱樸子之書亦可以廢然返也抱樸子自叙云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